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 颜浩 主编 / 颜浩 凌云岚 张宏 谢筠 刘春勇 陈友军 编著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 颜浩 主编 / 颜浩 凌云岗 张宏 谢筠 刘春勇 陈友军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颜浩等编著.—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1127-901-6

I. ①中… II. ①颜…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欣赏—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893 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编 著 颜 浩 等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封面设计 风得信·阿东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话:65450528 65450532 传真:010—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901-6/I·90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我在大学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 20 多年了,深知“现代文学作品选”一类的教参书对于中文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重要性。记得有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曾说过一个意思:完整的大学中文教育,因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所要学习的内容也有不同。对于本科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作品赏析;硕士生阶段则要进入“史”的层面。至于博士生,则要进入“学科”领域。看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对于本科生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大学本科的文学教学一直有一个传统,即采用“文学史”与“作品选”结合的方法。所以,类似“古代文学作品选”或“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一类的教参书在坊间常见,学生们手里也有不同出版社、不同编选者的选本或选评本。不过,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选”以及如何“评”。即将什么样的作品选入,选了又如何讲评?这就出现了一类学者,或者说是学者的一项工作,即像做《宋诗选注》的钱钟书那样的“选家”。应当说,一个学者能够成为“选家”是很难的。这既要有“史家”的宏阔视野和独到的文学史“史观”,还要有对作品的细读功力。更深入地说,还要有对文学史作为“人”的历史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前一段时间,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颜浩副教授将她主编、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们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以下简称《导读》)的校样给了我。伴着书稿纸上留有的墨香,我捧读一遍,阅读后的感受可谓欣喜过望。使我感受较深的,是颜浩等几位学者的确表现出了“选家”的素质。

首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确有某种“史家”的眼光。我以为,本书的选者综合了迄今为止的多种文学史叙述,按照选者的话就是“希望以新的文学史观为基础……力求做到全面、公正、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诞生开始,就先后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如左翼的、启蒙现代性的、日常性现代性的等等。但这些文学史叙述被多数人理解为无法融通、互相代替的关系。讲授文学史的讲台,于是成了翻烧饼的作坊。颜浩等人选编的这部《导读》,从大的角度来说,是将多种文学史叙述融入自己的文学史史观;从小处说,又不失自己的独到理解。因此,让什么作品进入选本,对选者来说是费了许多心思的。举例来说,现在的中文专业学生,大多不读左翼文学,而这部《导读》却选入了吴组缃的作品。但是,选者选入该篇的考虑又与众不同。一般的选本选编吴组缃的作品,通常是择取其最常见的左翼小说《一千八百担》,但这部选本却选入了《菉竹山房》。照我看来,后者虽不是典型的左翼作品,但若论表现人性的细致与深度方面,直接来自于五四的启蒙现代性传统。而其艺术上的精致,也超过了作者的其他篇什。同时,《导读》又将《一千八百担》放在“拓展阅读”中加以说明。

这样的选法,就融会了多种文学史叙述,突破了一般死板的文学史教材的框框。让学生们学会从不同角度,扩大对某一种文学形态认识的广度与深度。

其次,《导读》对作家某些作品的入选,也包含了选者对文学史某一种独特的史实、事件的理解。在《导读》的“作品导读”的文字中,不仅有一般的文学史知识的讲述,还有对文学事件的梳理、文学史实的集纳,同时还有包括作家生活的各种材料引证。这种选法和导读方法,也是一种史家的学术功夫。对于学生们来说,则是在不经意之间,也经历了一次学术训练,触摸到了文学史学习中的细微之处。点点滴滴的选讲文字,构成了同学们不曾读到的另一种文学史。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一种补充学习,也是对作家们生命与创作历程的深度体会。比如,选者选入了胡适早年的白话诗作《十一月二十四夜》,其中就透出了选者希望学生们了解胡适诗歌创作中的“删诗”过程的想法。应该说,胡适白话诗的创作,包含了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为之“删诗”的成分。甚至于选者还从北大新发现的胡适遗物这一最新的资料,说明了胡适诗歌在“删诗”过程中被经典化的史实。另外,像《导读》选讲了汪曾祺的《职业》、朱湘的《葬我》、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都不止于对作品一般的赏析。各种对文学史与作家生活史实的梳理,都透入了作家的精神世界,讲述了作家的文学与生活、生命的关系。对于学生们来说,文学史知识不仅是纸上的“死”的文学史,而是一部有着活脱脱生命感的“人”的生活史。

再次,是《导读》中充溢着既有学术性又不失优雅的赏析文字。我理解上面提到的那位文学史家对于本科生“学会赏析作品”的说法,这意味着学生们要懂得什么是美文,又怎样评析。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审美。不过,许多文学教育的老师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干巴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条条框框要点式的讲章,不仅使学生们不懂得审美,甚至于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导读》的文字,更接近于学术随笔式的散文。清丽活泼的文笔,不仅完整地讲出了道理,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又一种文学性的阅读。这样集学术论析与“悦读”于一体的“导读”文字,恰是我们在文学教育方面最值得赞许的。

另外,《导读》的体例安排也较合理。在每篇作品后,不仅有“作品导读”,还有“拓展阅读”。后者不仅提供了作者的其他重要作品,还附有最重要的一些理论阅读书目。这种做法,不仅使同学们扩大了作品的阅读面,还能引导他们进入初步的研究层面。当然,对授课教师来说,则是给教学提供了参考。可谓一举三得。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就是《导读》的编选者在作品版本选择方面严谨的学术态度。为了保留文本的原貌,《导读》对入选的作品尽量采用了初刊本或初版本,并在作品后注明了版本出处。这是许多“作品选”的编选者不愿意做或者忽略不做的。这既是选者所受严格学术训练的结果,同时也是将这种训练传之学子的良好方法。

读完这部《导读》,我感到高兴。既是为这几位做出成绩的年轻学者,同时也为拥有这部《导读》的读者们。我深信,阅读它的同学和广大读者,都将会收益多多。

张鸿声

2010年2月20日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文学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对理工类、艺术类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在各个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深入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对20世纪前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有所认识,对于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目前大多数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基本上采用“文学史”结合“作品选”的模式。数量众多的经典作品是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本书希望以新的文学史观为基础,通过既精练又有代表性的选目,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一个兼具学术新意和实用价值的作品选本。

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选本而言,选家的眼光都是最为关键的要素。本书在选目上力求做到经典性和全面性兼顾,既要体现出现代文学史的总体脉络,又要精选出最具代表意义和典型价值的作家作品。在具体篇目的选择上,我们在尽可能保证经典不被遗漏的前提下,努力突出新意,放弃了各种选本中常见的部分篇章,收入了一些相对“冷门”、但同样优秀的作品。这既是为了尽力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和多样,同时也希望借此凸显我们开放、进取的学术思路和眼光,进而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观点。例如,在胡适的白话新诗中,本书收录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很少见于其他作品选。之所以如此选择,便与胡适新诗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有关。此外,为了尽可能完整体现文学发展的全貌,也为了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本书还收录了几部电影剧本。作为电影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叙事文体,电影文学剧本因其边缘性而长期受到忽视,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选都不曾收录。本书在这些方面作出的尝试,希望能对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有所贡献。

在选入的每篇作品之后,都附上了我们精心撰写的《作品导读》和《拓展阅读》。《作品导读》的目的是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介绍作家的基本情况及作品产生的背景,提示作品的主要特色和文学史价值,启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拓展阅读》中开列的书目或篇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该作家的其他代表性作品;其二,关于该作家作品的相关研究成果。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开拓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扩大阅读面,同时对已选入的作品进行有效的补充。因此我们开列的拓展阅读书(篇)目都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不仅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也能为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流变较为复杂,为了保留原貌,本书入选的作品尽量采用初刊本或初版本,并在文后注明其版本出处,以尽可能地帮助读者“回到现场”,对现

代文学史形成直观、整体的认识。如果原始报刊和初版本难以获得，则采用公认较为权威的全集本或文集本。

入选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独幕剧全文收录，多幕剧和电影剧本受篇幅所限，只能节选部分段落。对无法入选的长篇小说和其他戏剧、电影剧本，则以存目的形式附录于书中。存目作品在于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部分作品指导学生阅读。

本书的编目原则，是以文体为单位，以作品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顺序编排。同一作家如果有较多篇作品入选，则相对集中于该作家首篇入选作品之后。

本书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合作完成。封面署名的排列顺序，以各位教师所撰写的《作品导读》的字数多少为依据。参与编写工作的教师，大多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具备学术研究的深厚实力。同时又都是在一线从事教学的骨干教师，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本教材的篇目编选和导读写作等方面，能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体会融入其中。

本书可作为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赏析》等专业课配套的作品选，也可作为新闻传播类院校、理工类院校、艺术类院校和广播电视台大学远程教育的基础课教材。此外，还可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报考的辅助教材，以及文学爱好者鉴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基础读物。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学院的领导及同事对编选工作的大力支持。文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鸿声教授在百忙之中，还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以及责编赵丽华女士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研究生邵晓蔚、于喜莲在查找、搜集和复印资料上多有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真诚希望我们的辛勤劳动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热忱欢迎学术界同仁、教育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颜浩

2009年12月31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张鸿声 /1

前 言 颜 浩 /1

小 说

在酒楼上	鲁 迅	/2
奔 月	鲁 迅	/9
超 人.....	冰 心	/16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21
竹林的故事.....	废 名	/30
绣 枕.....	凌叔华	/35
拜 堂.....	台静农	/39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	/44
丈 夫.....	沈从文	/58
菉竹山房.....	吴组缃	/70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穆时英	/75
春 阳.....	施蛰存	/90
山峡中.....	艾 芒	/96
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	/107
篱 下.....	萧 乾	/119
断魂枪.....	老 舍	/126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32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138
小城三月.....	萧 红	/148

封 锁	张爱玲	/163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71
一 吻	师 陀	/181
职 业	汪曾祺	/187
嘱 咐	孙 犀	/190
附一:中长篇小说存目		/197

诗 歌

小 河	周作人	/200
窗 外	康白情	/203
十一月二十四夜	胡 适	/204
夜步十里松原	郭沫若	/206
春水(节选)	冰 心	/208
弃 妇	李金发	/210
葬 我	朱 湘	/212
心 跳	闻一多	/214
在那山道旁	徐志摩	/216
我的记忆	戴望舒	/218
血 字	殷 夫	/220
一朵野花	陈梦家	/222
距离的组织	卞之琳	/224
手推车	艾 青	/226
十四行集(节选)	冯 至	/228
小时候	绿 原	/231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穆 旦	/233
金黄的稻束	郑 敏	/235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	李 季	/237

散 文

影的告别	鲁 迅	/242
女 吊	鲁 迅	/244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248
“春朝”一刻值千金	梁遇春	/251
雪晚归船	俞平伯	/255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257

给亡妇	朱自清	/260
我的戒烟	林语堂	/263
独 语	何其芳	/266
桃园杂记	李广田	/269
三八节有感	丁 玲	/273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	/277
更衣记	张爱玲	/282
雅 舍	梁实秋	/288

戏 剧

获虎之夜	田 汉	/292
上海屋檐下(选场)	夏 衍	/309
北京人(选场)	曹 禺	/324
附二:多幕剧剧本存目		/334

电影剧本

申屠氏(选场)	洪 深	/336
春蚕(选场)	夏 衍	/345
太太万岁(选场)	张爱玲	/352
附三:电影剧本存目		/369

小说

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霉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这虽说是酒楼，却毫无酒楼气，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

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后再去添二斤。其间还点菜，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菜：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

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他又喝干一杯酒，看着窗外，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因为我豫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拔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许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但我并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砌，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的说，“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

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她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弟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家计倒渐渐的稳当起来了。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她，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她了，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她说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这种剪绒花是外省的东西，S城里尚且买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她。

“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长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闲谈起来了。他便要请我吃点心，荞麦粉，并且告诉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里能有白糖的船户，可见决不是一个穷船户了，所以他也吃得很阔绰。我被劝不过，答应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识世故，便嘱咐阿顺说，‘他们文人，是不会吃东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调好端来的时候，仍然使我吃一惊，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一天。但是和长富吃的一碗比起来，我的也确乎算小碗。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足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恶梦，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曾经为了一朵剪绒花挨打，但因为母亲一说起，便也记得了荞麦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来了。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转身喝干一杯酒，又吸几口烟，接着说。“我才买到剪绒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总之是绒做的罢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富，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他的家倒还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他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大了。阿昭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我就问那小子，知道长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我支吾着

退走了，我现在是敷敷衍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办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终于回到就在斜对门的柴店里。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就说明了回到S城和寻长富的缘故。不料她叹息说：

“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

“她于是详细的告诉我，说是‘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瘦，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时的吐红和流夜汗。但是瞒着，怕他因此要担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长富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的挣气的话说给她听，那里还来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

“她还说，‘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然而他来送殓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他的，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还眼泪汪汪的说，自己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积起钱来聘了一个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见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长庚说的全是诳。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的诳话，白送了性命。——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带在身边的两朵剪绒花怎么办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楼梯上一阵乱响，拥上几个酒客来：当头的是矮子，臃肿的圆脸；第二个是长的，在脸上很惹眼的显出一个红鼻子；此后还有人，一叠连的走得小楼都发抖。我转眼去看吕纬甫，他也正转眼来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原载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

作品导读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成果。此后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酒楼上》“刻画了一个在黑暗现实的不断打击下，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和信心的知识分子吕纬甫的形象，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鲁迅年谱》）周作人则指出，文中吕纬甫讲述的几件事大致都是鲁迅自己亲身经历的。譬如给小兄弟迁葬，就是鲁迅曾经遵母命回乡给早夭的四弟椿寿迁坟这一真实事情的演绎。而吕纬甫给旧日东邻船户长富的女儿顺姑送剪绒花的故事，也是根据邻里的真实事情而加工的。但对于吕纬甫这个形象，即便善于衍义的周作人也实在抓不出一个原型来：“这个人的性格似乎有点像范爱农，但实在是并没有模型的。”（周作人《彷徨衍义·酒楼》）其实，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得到，在吕纬甫这个形象身上，有着很浓厚的鲁迅本人的气息。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曹聚仁《与周启明先生》）

《在酒楼上》后来收入了小说集《彷徨》。鲁迅在谈到《彷徨》时曾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鲁迅《〈自选集〉自序》）同《呐喊》比较起来，《彷徨》虽然有很多地方继承了前者的特点，但却有更多新的地方是前者所没有的。《呐喊》的体验主要来自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打击，理想破灭留下的阴影、对启蒙主体信念的动摇和反封建一起成为《呐喊》表现的主题。而《彷徨》除了部分延续了这种体验之外，更主要的体验是来自于大家庭的破灭以及惶惑的身位感。因此，家庭、被驱逐、孤独、